

云岭阅读

丰厚宏阔的精神遗产

——读《思想大家李贽》

李兴

相较于古往今来对云南有重要影响的人滇外省人士庄蹻、杨慎等人，我对李贽了解得更多一些。在工作中长期联系李贽担任过知府的姚安，使我便于从典籍、史料、遗迹中走近这位思想大儒。近日，从《人民文学》上读到了署名李晓东的《童心卓吾》一文，颇为感慨，便在朋友圈进行了转发。姚安一位长期研究李贽的文友看到转发的文章后对我说，如果想认识本文作者，可以引荐给我。然而也是巧了，他引荐给我却是另外一位李晓东，也专注于研究李贽，还出了本研究李贽的书，现供职于李贽出生地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。经过微信联系，李晓东给我寄来了他编著的由光明日报出版社新近推出的《思想大家李贽》（2022年11月版）一书。

有关李贽的典籍和著述数百种，不是从事专门的研究工作，很难对李贽既直观又简洁地进行系统了解。尽管我对首都师范大学张建业教授的《李贽全集注》爱不释手，但我还是对这套26册的全集望而生畏。收到李晓东的《思想大家李贽》一书后，我利用周末时间，一口气阅读了两遍。明显感到，这本书不同于别的读本那样过分注重纯理论的研究和纯故事的编撰，其字里行间都透露出李晓东对史料的深入研究和对典籍的学习积累，从而在书中呈现出了一个立体、丰满的思想大家李贽。这本书涉及到李贽其人、李贽著作、李贽思想、李贽作品精选和相关资料5个部分，不但信息量大，很多独特的表述也让一代思想大家李贽熠熠生辉。

《思想大家李贽》首先是对李贽作为思想大家的定位进行了科学论证。将李贽定位为思想大家，而不是大思想家，是因其思想成就和历史地位与老子、孔子、庄子、朱熹、王阳明等是否颇有在差距？就此，我专门与李晓东在微信上进行了探讨。大思想家比较倾向于单体领域，思想家则偏向于群体受众，或者说思想更趋于集大成者。这是李晓东的见解。实际上，我以为这两种定位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，在思想研究领域列出的中国古往今来10大思想家的名录上，李贽也赫然在目。通过再三品读，我非常认同李晓东的见解。李贽在思想领域的成就，除了精粹的思想理论，还具有深远的思想照耀。

近500年来，李贽在中国乃至世界思想界的影响之大，令人赞叹！在国外，日本、韩国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意大利、新加坡等国家，都有学者在专门研究李贽，李贽思想甚至成为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重要思想渊源。日本著名汉学家铃木虎雄撰写的《李贽年谱》已成为日本学界研究李贽的教科书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不但编译了李贽的《李氏焚书》，撰写的《李卓吾——中国正统思想的异

端》《李卓吾：两种阳明学》在世界也引起了广泛影响。韩国的经惠经教授所著的《李贽的文学论》《李卓吾的认识世界》在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思想界引发了李贽热。韩国教授申龙澈专门到福建泉州瞻仰李贽故居，先后发表了《中国的社会批评——女性观》《韩国学界对李贽的评价》等论文，出版了《孔子的世界，撼动中国的自由人——李卓吾》等著作，认为李贽是“新时代东亚自由思想家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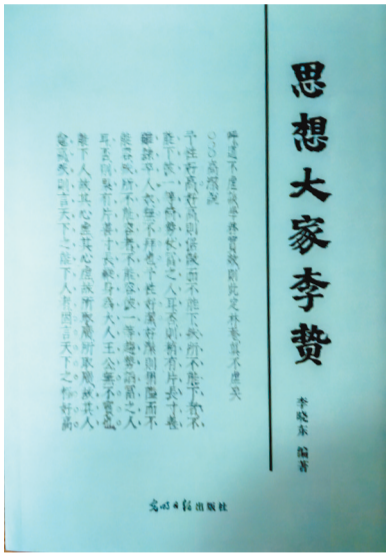
在国内，李贽思想的影响力更是昌盛不衰，深为政界和学界推崇，如毛泽东同志对李贽就推崇备至，经他推荐中央领导同志阅读的129种书籍中，李贽的著作就占了8本。而在晚年，毛泽东读过李贽著作并进行过评论的书籍就有9种，“身教亦未必皆相与遵守，身教只要是真理，亦未必没有人奉行。”这是毛泽东在读了《李氏文集》后的精彩批语。通读《史纲评要》，他更是辑录了23条。毛泽东甚至引用了李贽的“诸葛一生唯谨慎，吕端大事不糊涂”来盛赞叶剑英元帅。国内有关李贽的著述不下百种，容肇祖的《李贽年谱》、张建业的《李贽全集注》、孙官生的《姚安知府李贽思想研究》、林其贤的《李卓吾的佛学与世学》都颇具代表性。

《思想大家李贽》一书对李贽的思想和观点进行了系统梳理。李贽一生思想超前，学术成果丰硕。从自幼倔强难化，不信学，不信道，不信释，为什么到了晚年儒释道皆崇，学研深广？李晓东认为，李贽出生于古代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重要起点泉州，在唐朝时，这里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四大口岸，宋朝时更是发展为“东方第一大港”，泉州开放的海洋文化和多元包容的宗教文化，对李贽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幼年不信，不等于老年不做。取向的变化会随环境、认知和学识的变化而变化。

李晓东认为，李贽思想发展的脉络应当分为5个阶段。即：40岁前，倪孝“儒学”；40-50岁，初触“王学”；50-54岁，潜心“佛学”；55-58岁，得意“道学”；59-72岁，复归“理学”；73-76岁，绝响“易学”。这样的概括，得到了专家和学者的认可。至于书中对李贽涵盖儒学、道学、佛学、治国、民本、革新、军事、教育、文学等10种思想的归纳，李晓东则说，这属于近500年来一代代李贽思想研究者们共同努力成果，自己只是扮演了一个收集者和整理者的角色。他认为，李贽并非一些史学家所认为的“非孔反儒”的代表，他对孔子的思想和儒学有精湛研究，特别推崇儒学中的教育思想，认为孔子“我非生而知之者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是“实语”，赞赏孔子讲求信用（言必行，行必果）、不图名利（办教育，收门徒）、谦虚谨慎（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），在此基础上，李贽提出了自



李贽



《思想大家李贽》封面

己的教育理念和治国理念。率性自然，反对矫饰的道学思想支配了李贽一生，他将《道德经》随时放置床头“行则携带”，汲取道家思想的精髓，认为事物是相对的、不断发展的，提出了“万物自成一”。视“无为而治”为至高无上的理想政治，倡导消遣违背自然的刑礼，使社会得以自然无束缚地发展。

李晓东对李贽君臣观、孝悌观、妇女观、夫妇观、师友观、是非观、平等观的归纳也言简不离意、语短不偏颇，每部分不超过300字，非常便于读者理解。他认为，是非观即真理标准观，是李贽最大的贡献，他主张“原情论势”，反对凭主观臆想看待问题，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真理标准问题。

该书还对李贽存世的部分著作进行了精短导读。李贽一生著作等身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存世的著作有14类87种。精短的介绍和导读，更容易贴合读者需

求。在重要著作的目录介绍中，书中只用了两句话。即：对著书立说，李贽自己颇为自信。在《二十分识》中自述：“若出词为经，落笔惊人，我有二十分识，二十分才，十二分胆。”

在著作概览这部分，《思想大家李贽》更是简洁明了，用极短的文字充分发挥科普作用。如介绍李贽的代表作《藏书》：李贽评述历史人物的著作，主要取材于历代正史，载录战国至元末约800位人物的传记。李贽以自己的标准加以分类，为一些类写总序，为一些人物、事件和言论写专论和评语，语言尖锐泼辣，富于批判精神。李贽自知此书“与世不相人”，说“吾姑书之而姑藏之，以俟夫千百世之下有知我者”，取名为《藏书》。刊后，盛行。

书中对李贽的为官政绩也进行了全面总结，对李贽的跌宕人生进行了剖析。李晓东认为，李贽为官25年，其政治主张“至道无为，至治无声，至教无言”和政绩主要体现在云南姚安知府任上。云南成就了李贽，云南是李贽生命中一个重要的符号。1577年，51岁的李贽从南京刑部郎中赴任云南姚安府知府，他面对的是遥远偏僻、经济落后贫穷、少数民族聚居、社会不稳定的蛮夷之地。针对朝廷在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和掠夺、对少数民族不满和反抗的血腥镇压、对下级官吏考察的过于严厉，李贽提出了“原情论势”的施政方针。李晓东在肯定李贽在姚安知府任上的政绩时，列出了三个方面成绩：一是疏通了民族关系，人心稳定，社会安定；二是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，除了动员民众整修河道，还振兴教育，修建书院，亲自讲学；三是奖劝胥吏，鼓励外地“流官”安心边疆工作。姚安民众对李贽的拥戴，体现在他辞官离开姚安时，各族百姓沿途摆列香案送别，“市民攀辕卧道，车不能发”（《云南通志》和孙官生所著的《姚安知府李贽思想研究》均有相关描述）。

李贽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大家，为什么在即将提拔时选择辞官？为什么辞官后不回故乡泉州？为什么被捕后无法忍受“勒回原籍”愤而自杀？……李晓东通过梳理李贽对自己的评价，以及同时期人物和研究者的分析，认为是其个性使然。李贽对自己的评价中常常流露出倔强、性狷、高洁、柔顺平和却外冷内热。李晓东列举出的几条依据可信度极高。如李贽在《阳明先生年谱后语》中，称自己自幼倔强难化。在《自赞》中说自己“其性偏急，其色矜高，其次鄙俗，其心狂诞，其行率易”。同时期的好友焦竑在《焚书》序中称李贽“快口直肠、目空一切、愤激过甚，不顾有人忤者”。李贽76岁因囚入狱，面对屈辱，他宁折不弯，坚持自己的个性，以牺牲生命进行抗争，也体现出一代学人、思想家的铁骨铮铮，令后世景仰。

文艺新观

容易的诗，艰难地写

——评李昀璐的诗

田榕

初读李昀璐的诗歌，总会从中得到一种简易之感。在搜索栏上输入“李昀璐”三个字，关联词里出现的两首诗分别为《老虎风筝》和《拟行路难》，作为受到关注较多的两首诗，其中被评论者们多次提起的诗句分别为：“空旷的原野上/有人牵着老虎风筝/虎爪一遍遍掠过头颅/在胸腔 发出低沉的共振声”以及“乡愁有时是反向的，我们会/更眷恋尚未抵达的远方”。

她的现代诗里没有过长的句子，也没有在书写中选择用拗口的字词去凸显自己过人的感知力。她的诗歌全篇都在表达自我，也正因为是向内发掘，所以反倒脱离了写诗只限于挑选字词的桎梏，卸下了故作高深的外壳。因此，李昀璐的诗歌在当下的年轻人写作中具有榜样作用，她以自我知觉为发端，却没有沉溺于生活，失去审美距离，让诗沦为为日常标签的堆叠，也没有假意抽象、为赋新词强说愁。

李昀璐诗歌的气质是调和端庄的，但其中仍然存在灵动与惊喜，她非常注重控制叙事节奏，不急不慢，休面地将诗每一行句子，就像一块平整的织锦，完工之后藏好针脚，没有任何地方抽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如果追求“省流”的效果，过分提炼李昀璐诗歌里的“金句”，则会损耗她在诗歌里营造的氛围。她的每一首诗都自成严密的整体，改动一词一句都不能得到现有的模样。在结构上，她的诗歌是相对传统的，然而传统并不意味着拖沓，端庄也不意味着麻木，她没有顺从地接受命运放置在生活中的一切事件，在《乌苏》中，她观察到年轻人在探索世界时所受到的摩擦与重创：“新的历法，重构我们的生活/翻阅词典为忧惧降重”，而年轻人在面对未知时那种不安也被具象化了：“在内卷的风暴中/祸福相依重置新的运算法则/每次反思都能罗列无数的错误清单”，即使如此，时间依然自行流淌着，承载人的心绪，也目击失意：“春天每年重复又每年陌生/与失望和倦怠共寻这美好人间”。

诗中设置的视角如此贴近事物的本真，看他们初生时弱小的震颤，从破土的动作中找出某一日能够顶天立地的力量，又在一片暴戾中嗅出脆弱与柔软，这是一种天赋，更是生活环境的容许，以及在自我教育中，有意识地发展和培育出来的结果。同时，她的诗歌里暗藏一个自洽的小世界。然而这种自洽不全是针对一切事物的宠溺，而是以己观物，注入诗意的变形，如同一个水果，透过果肉看见果核的形状，以至于果核埋入土壤，会在何时长出第一片叶子，也都了然于胸。因为李昀璐创作的内核在于寂寞与爱、并不恼人的寂寞与不流于俗套，更近似于造物主面对万物的博爱，还有一种淡然的遗憾与缺憾，也就是她自述中提到的“不遇”状态，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敞开自我，直面自己的缺

新书推荐

长篇报告文学《磅礴金沙》出版

沈洋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《磅礴金沙》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《磅礴金沙》是作者在采访金沙江下游向家坝、溪洛渡、白鹤滩、乌东德4座中国超级水电站后创作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。作者采访创作历时10年，行程数万公里，跨市县采访建设者、移民群众和干部达300余人。全书20余万字，以四大水电站的建设时间为经，以人物和事件为纬，以访谈为主，实现叙述、说明、议论等跨文体写作，充分运用描写、抒情、铺陈、说理、对比等文学创作手法，以翔实数据和专业知识作支撑，立体式、全方位呈现了四座超级水电站建设的前世今生，记录了水电移民的阵痛、重建家园的艰难和水电移民促进乡村振兴蜕变的生动实践，描绘了新时代的“山乡巨变”，饱含深情地颂扬了在党的坚强领导下，移民群众和干部以及水电建设者为大国重器的崛起所作

《张伯驹集：诗词谈艺丛录》出版

《张伯驹集：诗词谈艺丛录》日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（2023年7月版）。书中收录了张伯驹的诗、词、文创作和谈艺杂著近60万字，包括了《红氍纪梦诗注》《续洪宪纪事诗补注》《从碧词定稿》以及《从碧词话》《秦月楼联语》《春游琐谈》《从碧书画录》《乱弹音韵辑要》等作者重要的代表性作品，书末附有《张伯驹生平简表》。全书充分展现了一代国学大家、爱国诗人张伯驹在诗词、书画、文物鉴赏等文艺领域的精深造诣。

张伯驹（1898—1982）系我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，生前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、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、中央文史馆馆员等。早年即喜收藏，所藏书画多为旷代绝品，后全部无偿捐赠给国家，其中晋代陆机的《平复帖》、隋代展子虔《游春图》、唐代杜牧《张好好诗》卷、宋代范仲淹的《道服赞》以及黄庭坚

损，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在不完满的纠缠下往前迈步。好在作者行于世间，是如此致力于去修补和填充这种遗憾，或者尽己所能去找到这种缺损的替代物，作为生活的动力得以延续，值得庆幸的是，这种执念并未成为作者心头一把枷锁，将其视野与现实隔离。

正如现代文学评论家刘西渭所说：“艺术，大公无私，却更钟情分寸。”诗歌是表达的文字艺术，而表达最重分寸，李昀璐的诗歌里极少见到对某个现象的刨根问底，没有要把某个词咬穿的偏激。她总是能把一份现时的冲动加以沉淀，按捺多时，再以修辞包裹后列为一首具有艺术观赏性的诗。因此这些情绪的穿插与圆融，也就如月亮的盈亏一般，成为她创作生涯里一道自如的风景，让读者在阅读时能产生一种自足的共鸣。

当李昀璐专注叙事时，则由实入虚，从逻辑的编织入手，最后故意打乱，显出纷乱的情感。如《云深处》：“云深处抵达大山深处，她的家寂静/铁丝网围出的院子，堆着干柴与玉米/七月，雾从溪流中升起/蒙住群山的额头/陈云堆叠，褪色春联/指示着厨房与点灯的客厅/坐在院中，那些没有被围住的事物/纷纷涌来/偶尔的狗吠/如一声声咳嗽/核桃树结出青色果子/花椒带着漫山遍野的香/她抬起头，讲述最近的一次远游/先去到县城，再去昆明/飞上云端，云深处，才能到北京/北京，北京/北京是一颗星星”。

大山、干柴、春联都是可感之物，中间又以云雾衔接，塑造一片轻盈的天空，而北京是云层掩盖下的一颗星星，让人在回味作者抒情之余，又感到一些无法言语的失落。这样先实后虚的写法，也让李昀璐的诗歌成为了猜谜游戏，只有看到最后一句，读者才能真正意会作者想要表达之物，然而没有前面的层层指引，谜底也无处安放。她总是邀请别人加入自己的笔墨游戏，用逻辑围起一方小院子，以此造景，摆放道具，组成连环阵，渐渐地开始模糊虚实，微笑着等读者说出多个猜测，再引入往天上看去，谜底是头顶上方散开的流云。她意在以这样的行为提醒读者，我们被诗歌束缚，任何人的生活都由诗句铺陈，虽然不一定是布满甜密的抒情诗。正是这样四处播撒的爱意与对缺损的释然，使得李昀璐的诗歌精密有加。

可以说，李昀璐在生活中与创作上的多舛斟酌，不轻易泄露未经打磨的想法，“理智节制情感”，使得她的诗歌有了举重若轻的美学效果，如法国学者布瓦洛所概括的：“容易的诗，艰难地写。”

文艺新观

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
云南日报文体教科中心
合办
邮箱:wyxglmzg@163.com

◆ 娜嬛撷珍 ◆

张充和先生的题字

朱航满

孙康宜编选《张充和题字集》出版后，我很快购来一册，饱读之后，曾在报纸专栏上写过一个小短评，文章不长，抄录如下：“‘合肥四姐妹’之一的张充和，应该是他们姐妹中最幸运的一位。抗战结束后，张充和嫁给美国汉学家傅汉思（Hans Hermann Frankel），赴美后她成为美国耶鲁大学的一名书法教师。之后的岁月里，张充和在异国他乡潜心研究书法，技艺渐至一流，被学者白谦慎认为有六朝墓志的笔意，端庄又古雅，使中国文化在海外结出奇葩。而同时，张充和也因此幸运地躲避了心灵的磨难，使她没有被污染，依然保持着一颗干净的童心。张充和作为文化传统的意义，不仅仅在于她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了海外，更重要的是，她对建立与交流中西文化给予了更多的关怀与支持。这册《古色今香》由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编选，收录了张充和多年来的书法作品，尤以她对于中西文化交流与融汇方面，给予的题字最多，其中就包括她题给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、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、欧美汉学家自选集、耶鲁大学图书馆东亚图书馆等。这不仅是一种艺术，也不仅是一种风雅，更是一种寄托，一种乡愁。”

一晃，距离写这段文字，已经10多年过去了，但对于张充和书法的喜爱，还是没有改变。朋友齐凯是一位青年艺术家，他着意收藏张充和的墨迹，很为可观。近来他说要举办一个以张充和书画为主题的收藏展览，作为他操作的“香南雅集”之一，并由香港学者金耀基先生题写了展名“冷淡存知己”，很有佳趣。我至今无缘收藏张充和先生的墨迹，但很留意她的书法作品，尤其是她的题字。孙康宜编选的《张充和题字集》之外，我也见过多幅题字，都是非常精彩，想想是可以作一

篇补遗文章的，以此也作为对于“香南雅集”的支持。而其中的第一幅，便是齐凯收藏的“呦呦亭”。有次我到齐凯的住所，看到他的客厅挂有一幅“呦呦亭”，十分古雅，但并未署款，询问后才知道是张充和的墨迹，系他从拍卖会上得来的。随后考证了一番，原来这是张充和先生为美国汉学家史景迁（Jonathan D. Spence）所写，而史景迁正是写作《合肥四姐妹》的金安平女士的夫君。史景迁大名鼎鼎，无须多加介绍，他晚年居于纽黑文小镇的河畔，大树参天，野鹿出没，很是悠哉。这位仰慕孔孟的美国学者，特建“呦呦亭”，乃有“呦呦鹿鸣”之雅意。

我在网上看到过这座“呦呦亭”，乃不过十分简陋的一个五角木制小亭，极为古朴，亭上所悬，恰是张充和所写墨迹制成的匾额。那天在齐凯住处，他见我十分欣赏张先生的这幅墨迹，不久便复制了一份寄我玩玩。我又请齐兄帮助装裱和装框，如今正放在家中的书房里，张充和的“呦呦亭”的题字，是一个遗憾。由此，我又想起另一则与此相关的题字，乃是2012年的春节，偶然得知三联书店印行

的《话题2011》，又增印一种特装纪念本，仅印400册，用的便是张先生的题字作书名。下班后，立即到北大的博雅堂书店，幸运买到一册。《话题》是一本丛刊，每年出版一册，主持者是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杨早博士，我近年会买来读读。但因为张充和的这个题字，我又专门在京城的报端写了一个短评，意欲令更多爱书人知道这个消息，其中这样写道：“最初是北京几位毕业不久的青年学者，好学深思，关心时事，他们定期组织聚会，畅谈社会热点。这种雅集，很有民国京派沙龙的意味，也有一些来今雨轩文人聚会的遗风。”

关于《话题》这本丛刊，之所以能够得到张充和先生的题字，我想也是另有原因的。杨早博士和夫人凌云岚与张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校友，他们夫妇又合作翻译了金安平女士的著作《合肥四姐妹》，其中自有一份情谊。我又偶然在朋友寄来的《中堂闲话》杂志上，读到耶鲁大学东亚文学系苏炜教授的一篇文章关于张充和的访问记，其中便有关于《话题》的相关内容。那篇作于2008年1月的访问记中写道，苏炜在张先生的客厅里，看到了如下场景：“茶几上，那本《卞之琳纪念文集》还放在一角，和其他几本字帖、杂书摆在一



张充和的题字



出的巨大贡献，进一步彰显了在“国之大者”面前的责任担当和无私奉献。

据了解，《磅礴金沙》是沈洋“磅礴三部曲”的收官之作，前两部长篇报告文学分别是《磅礴大地》《昭通：磅礴之路》，主要聚焦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地级市——乌蒙山腹地昭通的脱贫攻坚尤其是易地扶贫搬迁工作。

张雪飞



《草书》等都是著名国宝级藏品。著名画家刘海粟曾赞誉其为“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。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，那便是书画鉴藏、诗词、戏曲和书法。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，又各具性格，堪称艺苑真学人。”

郑千山